

伊凡·尼古林 俄羅斯的水兵

阿·托爾斯泰



時代出版社

Леонид Соловьев

Иван Никулин—русский матрос

Военмориздат, 2-ое изд.,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45г.

目次

一 在醫院中·····	一
二 幹大事去！·····	四
三 路上·····	八
四 到前方去！到前方去！·····	〇
五 第一次戰鬥·····	四
六 山谷內·····	七
七 從西方來的『客克』式·····	八
八 別了，朋友們！·····	四
九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四
一〇 『ΦД』·····1242·····	四
一一 交通斷絕！·····	五
一二 瑪露霞的眼淚·····	五

二九	在渡口	三二
三〇	不平衡的戰鬥	三九
三一	伊凡·尼古林名垂不朽	四四
三二	前進，向西方去！	五三
後記		五五

一 在醫院中

海軍醫院的主任醫生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安庫金諾夫，診察着伊凡·尼古林，每次總是驚異地說：

「哎呀，真是天生的！不愧是個大力士！」

每回總是不由自主地、很高興地用勁向尼古林的光脊樑上一拍。

「響啦！像鎗一樣！」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喜歡強健的和有力量的。尼古林使他感覺到可愛，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個頓巴斯鑛工出身的海軍，在他的眼裏看來，是醫學萬能的活證據。

一個月之前，把尼古林送到醫院的時候，當值的醫生絕望地說道：

「危險狀態。兩晝夜——再不會多活了。我很奇怪，怎麼把他送來的。」

水兵的情況的確很不好。他全身都被子彈和彈片炸傷，甚至連呼吸都不會停了，臉上一層青灰色，這種顏色是醫生和看護們一眼就能很明白的。

把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請來了。在這兒，當着四肢筆挺、幾乎沒有氣息的尼古林，他和當值醫生爭論起來，甚至後來變成了小口角。

「我告訴您說——可以活！」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熱情地說。「您向胸部，向筋肉上看！這簡直是伊里亞·穆洛悅茨（大力士的意思）！如果這樣的人會在我們這兒死掉，我和您還有什麼用處？只好把我們送到廚房裏去削土豆（馬鈴薯）吧！」

「失血這樣多！」當值醫生說。「肺也打穿啦……他沒希望了。」

「我禁止您說這樣的話。在我的醫院裏要相信醫生！」

「簡直要違反理智，要抗拒科學嗎？」

「不對，正是要依靠理智和科學。醫生對於醫學是不會有幻想的信仰的——對不起，這樣就不是醫生，而是一個冷血的皮匠了！」

「我求你……」當值醫生光火了，挺直身子，把自己的白外套的頂上部的一個鈕子結起來。

「够啦！」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嚴厲地打斷他的話，也挺了一下身子。「我請您注意——請好好遵守紀律，不要違犯。我自己親手來治這個傷員。請命令給我預備輸血的桌子。」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開始一場大賭博。他孤注一擲——他把自己的威信，把自己的職業聲名都放在賭注上了。但是艦隊裏的工作使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氣質添了些新的、海軍的特徵：絕不逃避危險和困難，如果已經賭起來——那末就大大地下一注，如果是已經冒起險來，

那末就絕不回顧……

於是他贏啦！那一個恐慌的、困難的、他準備好了樟腦劑和注射器在尼古林的病床旁邊一直坐到天亮的夜間，使他一輩子都忘不了。水兵擺動身體了，說夢話了，哼哼起來了，他的強健的身體裏正進行着拼命的鬥爭；有時他的心臟活動微弱了，幾乎要停止了——這時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就來幫一下忙。打下針去，安靜一會兒，鬥爭又開始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屏息注視着，——一點時間也不放過，以免就誤……「撒謊，壞蛋！」他悄悄說，恨恨地咬一下牙。「你不能要他的命的。救出來！」

黎明時光，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對自己的工作 and 激動得到了報酬：他用尖銳的耳朵聽見了水兵的第一聲安靜的呼吸。

尼古林睡着了。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閉上眼睛，在籐躺椅上一仰。他很疲倦，嘴裏發乾，腦袋發暈。但是崇高的、幸福愉快的波浪，從心的深處，透過他的疲弱和睏倦，越來越向上昇長。他用自信的緊張的活動站起來，大大地和用力地伸一下懶腰，把手放到腦袋後面。鏡子裏照出了他的乾枯的臉，頭強的下頰，腦袋上的蒼白硬髮。「好漢子，謝爾蓋！」他低聲說，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今天才可以誇口啦！」

他走到窗前，掀開窗子。黎明的花園把潮潤的露水的涼氣吹到他的臉上。太陽出來了，樹頂

映照在透明的和安靜的光焰中間，高空的白雲的邊沿飄散開去，放出了金光。花園醒來了，小鳥在樹叢上跳動，唧噥亂叫，歡迎着太陽。巨大的、慈祥的、熱烘烘的、給世界帶來光明和生命的太陽昇上來了。

二 幹大事去！

尼古林很快就痊癒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注意地和熱情地照顧他的健康，每隔一天就診察一次，每次都更結實地、更高興地拍拍他的光着的有力的脊背。

「響啦！像鐘一樣！這是天生的，我明白這個！」

過了一個半月，尼古林第一次到花園裏去玩。又過一個月，一天早晨他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辦公室出現了。

「我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放下鋼筆說。「出什麼事啦？」

「我再也不能呆下去啦，」尼古林說。「夜裏睡不着。如果我命裏註定要被德國人的子彈打死——還是去吧。對於這我是願意的。但是在這兒醫院裏，我要失眠得死掉的。」

「啊——哈！」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拉長聲音說。「我明白，事情很清楚……您不要害怕——失眠是不會死掉人的。我給您開點安眠藥片——請您夜裏吃下去。」

「我不要什麼藥！」尼古林懇求說。「請您准許我出院。我在前綫上可以治好。我在這兒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像燒的一樣！……」

「真可憐！」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聲調裏表示着嘲諷的同情說。「他失眠，心臟又疼……說老實話，您要因殘廢退伍啦。」他忽然大聲喊叫：「話說够啦！還用您到這兒來教訓我，什麼時候准許什麼人出院啦！我自己知道！到花園裏去，散散心去！」

從那時起，他們之間每星期都要重複這樣的談話。尼古林要求出院，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堅決拒絕。

尼古林又憂悶又苦惱。他想，那些比他晚來的，還沒有離開自己病床的同志們，都在望着他批評；他已經好啦，又能走道，吃三個人的飯，可是一點兒也不想到前方……他心裏非常慚愧。伊凡·尼古林懷着這樣的念頭，使他難以忍耐。

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個盡頭；伊凡·尼古林的痛苦也到頭了。這樣的一天來到了，他脫掉醫院的長外套，穿上襯衣，穿上破舊的、被子彈打透的、而且拼命縫補好的海軍上衣和一條黑色的散腿褲子。從這時起他再不歸醫生、保姆、女看護們管了，他歸軍艦、歸前方管了。

護照和路費都已經裝進口袋，領到一份乾糧——可以上路啦！火車鳴笛，車輪子發出了自己永無休止的快板，——於是已經披上了秋天的金色的樺樹林飛馳過去，火車載着水兵伊凡·尼古林，轟轟響着和拉着汽笛，從山崗上奔下來，向潮濕的凹地的晨霧中衝去，向前方奔去。那

央——也只有那裏才是他的地方，只有在那裏他才能把一顆熱的心安頓下去，而且對着被打死的德國人的呆瞪着的空虛的眼睛，對自己說：「伊凡·尼古林，你生活得很正當！沒有白浪費醫院裏給你用的藥和繃帶！」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邀請尼古林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給他送別。

牆角的無綫電輕輕播送着，一片陽光從窗戶裏照到光亮的地板上，桌上的大瓶子裏閃耀着葡萄酒，太陽光穿透過酒，把桌布映照成了透明的寶石情調。

「請坐，尼古林，」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我們到分別的時候了。」

尼古林坐下。他很激動，被這種照顧弄得很不安。痞啞的回答：

「是的，到時候了。你沒有辦法。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戰爭……」

「這是對的，自然，」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回答。「不過反正有點難過……我給您治療、治過、開過刀、包過繃帶、用各式各樣的藥品……」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尼古林說。「難道我不明白——如果沒有您的話，我早已躺到地底下去了。」

「呸，把像您這樣的勇士埋到地底下去——您知道，這是一件巨大工程。呸，來罷，爲了將來能再見喝一杯。」

他把裝着蘋果的盤子和酒杯向尼古林推過去，拿起瓶子。

「我先給您照個像。紀念紀念。您不會反對吧？」

他從書櫥裏拿出一隻徠卡照像機，用它把尼古林的正面，側面，上身，下身照個不住，一直到把膠卷照完爲止。

「現在——請到桌前坐吧！」

喝完第二杯以後，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遞給尼古林一盒「力士」香烟。

「這給您路上抽吧。抽烟的時候就想到我。就到烟捲抽完以後也別忘掉。」

尼古林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他責備地說。「我怎麼——是個德國人嗎，不記得慈愛嗎？我是——俄羅斯人，我永遠是不會忘掉慈愛的。」

他臉紅著，手伸進口袋去，掏出一隻小小的、做得很精緻的烟嘴。

「我早就想送您點紀念東西。想做一隻烟斗——我是一個做烟斗的能手。但是做烟斗要黃楊樹根——這兒怎麼能找到這種東西？所以我決定先給您做個烟嘴，烟斗算我欠着吧。等我到高加索，找到樹根的時候，如果我還活着，戰後我一定送給您一隻烟斗。」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喲，來罷，我們最後擁抱一次吧。」

他們擁抱過，用力接過吻。

「一路平安，尼古林。自己在前方要保重身體，不要徒勞無益地向子彈底下爬。白白犧

牲——這會有什麼意義？」

「對啦！」尼古林肯定說。「沒有意義，也沒有榮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您不要替我担心——我不會白白犧牲的。我需要生命，因為我不是隨隨便便到前綫去的。我有計劃。還要告訴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我是活着呢，還是犧牲呢，反正您會聽到我的事！我說的是海軍的話！」

過十五分鐘以後，當值醫生走進辦公室，看見這樣早的時光桌子上就擺着酒瓶和酒杯，吃了一驚。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解釋道：

「這是我與尼古林道別。我給他送行……」

嘆口氣，又說：

「小夥子去幹大事去！」

三 路 上

水兵是不喜歡單身旅行的，而且也不會單身旅行；他一離開親愛的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便覺得寂寞——沒有人可以一道回憶一下克羅斯達和西伐斯托波爾的共同友人了，一道談論軍艦了，一同用力地打撲克牌了。

尼古林在自己的車中從這頭到那頭走了一趟，可是在乘客中間沒有看見一個水兵。他很感傷，便坐在小窗子口。

火車一進站，剛剛把速度緩慢下來，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沿着列車走起來，暗中懷着能遇到自己人的希望。

他很幸運。還是在很遠處他就看見了一個紅水兵。

「好啊！」

「啊，朋友，好啊！到哪兒去，打哪兒來？」

水兵是用不了多少時間的——經過五分鐘便成相識，經過十分鐘便成——朋友。在響了兩下鈴之前，尼古林已經曉得了自己新朋友的一切：名字叫華西里，姓科雷洛夫，住過醫院，現在是返歸黑海的海上隊伍中去。

「呸，這樣吧，華霞，」尼古林說。「朋友，拿起自己的行軍袋，到我們的車裏去吧。」

到下一站，他們出去溜躑，又遇到了三個——瓦西利·克萊甫曹夫，菲里普·哈爾琴柯和查哈爾·福米喬夫。如果在任何一輛車內，已經擁擠着五個水兵，那末其餘的水兵一定都就從自己的車中搬到這輛車裏來。事情果然如此——尼柯萊·樹柯夫很快就聯合到這一羣快活人中來了，

● 水兵的制帽都沒有前面的遮沿。

以後是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孔諾瓦洛夫，再下去尼古林也數不過來了。在每一站上都有戴無遮沿帽的人鑽進門口，發出問題：

「我們船上的人坐在這兒嗎？」

「在這兒！」大家喊着回答。「來吧，下錨吧！」

於是，在車中還沒有宣告客滿之前，就一直地下錨啊和下錨啊。尼古林開心地說道：

「弟兄們，我們現在足可以補充一個分艦隊啦。」

「足夠啦！」福米喬夫應道。「二十四個人。整整一組。」

「不夠！」克萊甫曹夫大聲說。「不是個整數。二十五個人——那末才足夠一組。還差一個人。」

門開了，彷彿是在回答克萊甫曹夫的解釋，他——第二十五個水兵——進來了。

「噯嘛！」他一看見許多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就開口說。「看來，不是無緣無故把我引到這輛車裏來啊。聞出自己人的味來啦……」

看來他已經有五十歲了——鬚角蒼白，上下鬚子——是銀色。很適合自己的年歲，他的行裝並沒有打扮成年青人的樣子，但是很結實、儉樸、精細；他的右手提着一隻提箱，左手內——一

● 即停下來的意思。

把大茶壺，背上——一隻塞得滿滿的行軍袋。

「嗚呼！」他說着，坐在下層的靠椅上，和孔諾瓦洛夫一並排。「出了一身汗……好啊，孩子們！」

「敬禮，老伯伯！」尼古林回答。而且是那末敏捷，「老伯伯」這三個字來的那末恰當，因此後來就沒有一個人再管老水兵叫過別的稱呼。

老伯伯打開水壺，開了開水蒸氣。

「還好。我還是在乘火車以前燒的茶呢。我想，還是燒好吧，否則我一坐到火車上——立刻就要喝茶。啊，孩子們，拿一隻杯子……」

當把茶倒到杯子裏以後，老伯伯解開行軍袋，拿出糖來。起初他只拿出一小塊，只是給自己的：他的儉樸樣子說明了這個。但是四周坐的是水兵，是自己人啊！……老伯伯躊躇地環顧了紅水兵們一眼——於是海的自然現象，在他的心靈上超越了儉樸，也超越了一切其他的感情。他咕嚕着，從行軍袋中把整個糖包拿出來，把糖倒在報紙上，每一個海軍送了一小塊。

誰也不願意在老伯伯面前下面子。於是都去打開小提箱、軍用包、軍用袋：一個人拿出的是牛油，第二人——是腸子，第三人——是奶油，第四人——是烤肉。

茶喝完之後，尼古林把「力士」牌香烟放進了一個小圓盒子。二十五個人，二十五支香烟——沒有一個人感到不滿。

……如此這般地向前進。由於大家的默認，尼古林成了首領。老伯伯管理給養部份。在這種工作上，他顯出了是個做生意的巨匠，他對於任何貨色都明白它們的益處，購買起來比批發商人還精明；如果是已經炸好的魚，那末就一共要四鍋，如果是雞蛋——就要一百枚，如果是蘋果或李子——就要連籃子一同包完。哈爾琴柯和孔諾瓦洛夫以快腿著名，便把照應開水的事付託他們。華霞·科雷洛夫也找到了一件事情——把大家的車票都交給他，叫他保存着，等查票時一齊交給查票員。

對於這個華霞還得另外講幾句話。他有一種非常的天才，便是迅速地和容易地和女孩子們成為相熟的人……火車還沒來得及停下，而華霞已經在站台上。過三分鐘，他便很快活地和當地來迎火車的車站上的女孩子們談話了，過五分鐘，便從口袋內掏出日記簿、鉛筆，記載下住址來。當第七分鐘時——汽笛一聲，火車前進，華霞一面跑着跳上火車去，然後從窗口幌着無遮沿的帽子，幌好久，直到揚旗外邊。

水兵們笑了。搗亂鬼和小丑樹柯夫比一切人都特別多地使華霞難過。他顯出偽裝的可憐表情，搖搖頭，嘆口氣說：

「啊呀，華霞，華霞，我真可憐你。免不了要給你撫養金了……」

科雷洛夫生氣了。

「你混蛋下流——除你之外不會再有別人！我根本不是爲了這個……」

「那末爲了什麼呢？」

「歡喜收到信件，可是我連一個親人也沒有。我以後從前方照著這些住址寫信，她們便答覆我。現在明白了嗎？」

樹柯夫仍舊沒有安靜下去。

「噯，如果你照著所有的地址都去信——可要設一個郵局啦！」

這時老伯伯插口了。

「呸，搞什麼亂！孤苦伶仃的小夥子，你不明白嗎，怎麼？只會吡牙。華霞，不要聽他的，你只管向不論什麼地方寄信好了……」

以後應當是激烈的言詞，可是談話却在這兒終止了，因爲依照水兵的規矩，是不准許和上年紀的人鬥口的。

水兵們很尊重自己的老伯伯。怎麼能不尊重這個人呢，他在三十年以前便在特魯白茨柯伊艦隊的一隻驅逐艦上服務，曾經到過阿納託里亞海岸，和『米德日吉埃』和『布列司勞』●交換過鋼鐵的敬禮，親眼看見過黑海艦隊在諾伏羅斯克的慘劇。老伯伯講述，他的父親便在軍艦上服務，至於祖父——是近衛海軍的水兵——爲了保衛西伐斯托波爾，得過喬治十字章。

●都是軍艦的名字。